

【甲午年祭】

切莫辜负了冰心老人

安家正

有一期《老干部之家》卷首,披露了这样一件事:1994年春,94岁高龄的冰心对有人说:“我要写一部大作品。”(这部作品据《冰心和甲午海战》得知,即关于甲午海战的),为此老人多次提笔。可是竟然一章也没写出来。不是因为病因为老,而是因为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到完全不能下笔。最后,老人只留下两行手书:“以百年国耻激励后人,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件事令烟台人心灵震撼,因为他们在感情上跟老人相通,大家的心是跳在一起的。

冰心不止一次地把烟台称之为“第二故乡”,烟台也建了她除了家乡之外唯一的“冰心纪念馆”,冰心老人的童年是沐浴着烟台海风长大的,她的笔下多次出现过烟台的形胜之地,质朴的风土人情。那童年的要件,会馆的京剧都令她终生难忘,以致几十年后,烟台的文人晋京拜访,她还要问及金沟寨的山山水水,老乡亲的生生死死,她直到晚年,在感情上仍与烟台梦绕魂牵。烟台人能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当“准乡亲”,实在是应当值得庆幸的了。

【胶东往事】

独角犁双铧犁和女人

余爽音

犁耨耙杖,是从前最基本的大型农具。而首屈一指的犁,更是平原地带农民耕作必不可缺的农具。胶东各地的犁式样不一,要讲做工考究,精致美观,我认为,还是要数莱州一带的独角犁。

所谓独角犁,是当地人根据犁的木架样式,叫出的名字。这犁的木架,是由一个宽度跟成年人肩宽差不多的长方形木格,和一个小木梯构成的。木格由四根长约50厘米的扁方木材,和四根长约30厘米左右的小方木材穿插而成。小木梯高约1米左右,顶上的横木,两端比小木梯自身各长出10厘米左右,并修理成圆形,供作扶犁的把手。小木梯底下镶着一块长出木梯的扁圆形木材,这便是安装犁铧的“齿头”。小木梯和木格成45度角连结到一处,就组成了安装犁镜和犁铧的犁架。如果把把这个犁架倒置于平地上,其形状就像一头昂着头卧在地上的牲口,而齿头就像牲口的独角。要耕地的时候,犁架左右两边还要加上一副带着耨的“耨杆”,把牲口的套勾挂到犁架上的齿头上边,把耨杆上的耨搭到牲口背上,扶犁的人把犁铧插到地里,吆喝牲口走起来,地上就会耕出一条沟。

在从前,扶犁的权利只属于男人。女人与犁把子无缘,当然又是因为她们被裹小了的双脚,不能在泥土地里行走的缘故。事实上,不仅是扶犁,几乎所有的田间生产劳动,女人都不能直接参加。她们只能一年到头,被圈在家里,围着锅台、磨台、碾台转。由于女人不能直接参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她们的生活要依靠男人,这就使她们在经济乃至政治上成了男人的附庸,一切都要听命于男人。成为女人沉重枷锁的封建礼教对女人的要求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

冰心老人与烟台结缘,源自甲午海战之后的重建海军。众所周知,甲午之役是一个蕞尔岛国战败了泱泱大国,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号称远东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此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这是国人永恒的痛,新世纪开始,痛定思痛,深感所谓的泱泱大国却根本没有海洋意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不是永远炸不沉的航母,而且根本就没有海军人才,弄一个陆将去当舰队司令,再骁勇也不会编队,不葬身鱼腹反而是不可思议的。萨镇冰等有识之士倡议重建中国海军,为此,把培养海军人才当做了当务之急。当时,在全国四五个地方都创办了海军学校,而烟台是其中最重要的培训基地。

烟台海军学校的首任校长,正是冰心老人的父亲谢葆璋,谢葆璋是福建人,福建是中国海军的发祥地。冰心的父亲是揣着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中国梦”来到烟台的。烟台海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中国早期海军军官。不少人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甚至成为新中国海军的骨干。

冰心在烟台度过了她的童年,伴随着她的父亲放飞“建设海军”的理想,无论是铁码头上的水兵叔叔,还是信号



冰心

塔上的五彩旗帜,都在她的散文中闪耀着“中国强大”的神往。冰心忘不了甲午之役的国耻,她不愧是海军将领的女儿。

直到晚年,94岁了,还在大声疾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振聋发聩呀!这是因为虏获了靖远、定远舰的海寇仍在

叫嚣,而国人未必真汲取了甲午之役惨败的教训。我们的海洋意识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我们的海军果真强大了多少。许多现象让人深思,所以,切莫陶醉在嬉戏之中,辜负了冰心老人的激动。老人的心与烟台紧紧相连,我们也该把爱国主义的情怀渗透到生活当中。

【往事拾零】

人民公社时期的居家民谣



蔡同伟

人民公社时期,在当时的烟台地区东南部,流传着一些饶有情趣的居家民谣,其中有房舍类、家具类、饮食类、衣布类等。这些民谣,巧妙地把时下烟台地区广大农民居住及日常生活用品名称串联在一起,反映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十分押韵。现在,请诸君随我一起朗读下面的民谣,共同感受或回味一下那个年代公社社员的居家生活。

一、房舍类民谣

松木门框赤樁樁,栗子窗棂樘不烂。檩子椽子八字木,腰杆大梁仰棚天。木瓦匠手艺巧,垒墙间壁砖砌檐。能建高楼和大厦,革命智慧用不完。门窗过木用石条,既省木料又省钱。正房倒厅配厢房,合理安排少占田。瓦片苫草都很好,地瓜窖子炕下盘。玻璃门窗铁搭钩,黑漆红油刷蓝边。门簪门枕窗台石,门锁钥匙转门臼。

二、家具类民谣

锅碗瓢盆铁刀铲,筷子水缸菜面板。风匣炉底煤钩子,炊帚箴篱铁锅帘。暖壶酒盅漱口杯,瓷碟砂盆猪油坛。橱桌大柜方杌子,椅子板凳竹提篮。照镜子梳头篦,座钟挂表搪瓷盆。囤子折子筐箩箱,水桶担杖盛面罐。笤帚席席肥皂盒,油灯电灯样样全。多亏党的好领导,贫下中农把身翻。

三、饮食类民谣

瓜干饼子家常饭,粮菜混吃各一半。芋头菜渣豆腐汁,卤水余汤泡干饭。面条饺子疙瘩汤,稀饭米汤炸酱面。花卷油饼鲜地豆,粉条馒头调剂全。桃酥饼干黍米粽,焦面最喜地瓜拌。油盐酱醋烹锅子,炖肉焖米炒熬煎。过去地主吃得好,如今穷人把身翻。节约用粮为备战,彻底消灭帝修反。

四、衣布类民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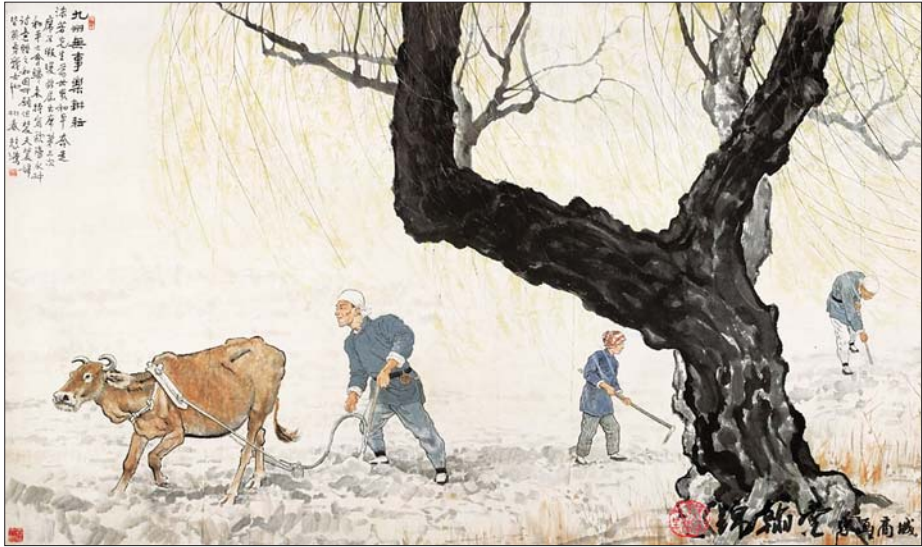
毡毯丝绸棉大氅,棉被褥子铺在炕。绒线纆缝人造棉,斜纹咔叽缝衣裳。锦纶涤纶凡尼丁,货美价廉质量强。裤衩衬衫花鞋垫,棉袄夹裤制服装。褂领袖口扣布兜,大襟小幅裁裤裆。尼龙袜子长筒靴,条绒线袜的确良。帽子手套棉靰鞡,缝纫折迭熨斗烫。床单枕头毛围巾,纺织工人忙又忙。毛衣线衣卫生衣,人民穿上暖洋洋。翻身想着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人只有服从的义务和被男人支配的权利,却丝毫不能自由自主。当然,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弱者和缺乏个性。可是,在那样的社会,有个性的女人,只能是更多的受到男人的拷打。有这样一句俗语“打出来的老婆揉出来的面”就是以揉面为例,告诉男人要把老婆调教的绝对服从自己。若不听调教,就要诉诸拳脚。如果说这句话的意思还不够明确,那么,下面一句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娶回家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把自己的媳妇比作牲口,可以任意打骂。上世界50年代初宣传婚姻法的材料中有一幅宣传画,题目是《王丁氏坐老婆》,画得是一名老汉,抽着旱烟袋,坐在跪伏于地上的老婆背上。这幅画所反映的事实,绝非个别。除了打骂,还有一个所谓的“七出”之条,像一把悬挂在女人头顶上的剑,随是可以对女人进行宰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女人,因疾病或难产,英年早逝的随处可见。著名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白赵氏,在教训儿子白嘉轩时说:“女人不过是

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

这些今天听似天方夜谭的话和事,在七十多年前,每天都在人们身边发生着。

历史上,有些人把造成女人悲惨命运的原因,归结为女人不识字和女人被裹足。这里面确实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掖县农民协会,也是把教女人识字字和让女人放足,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和目标。可是,由于受到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放足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抵制,但三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女孩,就再也没有裹足的了。但是,在农村这时出生的女孩,大多数是文盲。老乡们在没有亲眼见到女人识字给家庭带来的好处之前,他们还是宁肯相信让女孩子在家中做些家务,学些针线活更实惠。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农村里展开了扫除文盲活动。要被扫除的文盲绝大多数是女人,并且有好多是缠过脚的。村小学里的小学生,大多数当上了

“扫盲小先生”。每天下午放学后,他们就提着小黑板,去给自己的“包教包学”对子上课。记得当时的扫盲课本里有这样一篇课文:“老牛拉起双铧犁,妇女也能去耕地”。“双铧犁”是个新名词,这三个字,小先生们还能认识,可是双铧犁是个什么样子,小先生们都没见过,也就不清楚了。1956年春上,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买了一部掖县兴华工厂生产的双轮双铧犁。这个全身上下都是铁,涂着火红油漆的新式犁,不单成了孩子们的宠物,大人们也都围着看,他们摸摸轮子,扳扳手闸,一个个爱不释手。社里按照县里区里的要求,选了几名女青年做双铧犁的扶犁手,经过简单的培训,她们推着双轮双铧犁走出村子,走进田间开始春耕。在她们经过的街巷里和田间地头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喧闹的场面不亚于春节期间戏台下面。看着跟在翻卷起泥土的双铧犁后面的女青年,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笑脸,人们似乎真的明白了,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够做。